

俊生編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一九三六年四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二角

編者 俊生

發行者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仿古書店

承印者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

版權所有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目錄

笑·····	謝冰心·····	·····	一
夢·····	謝冰心·····	·····	十
海上·····	謝冰心·····	·····	五
在東京·····	謝冰心·····	·····	二
往事·····	謝冰心·····	·····	五
山中雜記·····	謝冰心·····	·····	二
我的嗜好·····	黃廬隱·····	·····	二
東京小品·····	黃廬隱·····	·····	二
煩悶的時代·····	蘇綠漪·····	·····	七
我們的秋天·····	蘇綠漪·····	·····	八
金魚的劫運·····	蘇綠漪·····	·····	九

春·····	陳學昭·····	一〇〇
清明日·····	陳學昭·····	一〇一
北海浴日·····	陳學昭·····	一〇四
釣魚·····	陳學昭·····	一〇九
病中·····	陳學昭·····	一一四
愛晚亭·····	謝冰瑩·····	一一七
星期六的晚上·····	謝冰瑩·····	一二二
麓山撥拾·····	謝冰瑩·····	一三〇
西湖葦菜·····	陸晶清·····	一四〇
愁·····	馮沅君·····	一四八
私語·····	馮沅君·····	一五一
清音·····	馮沅君·····	一五四
狂風暴雨之夜·····	石評梅·····	一六〇

社戲·····	石評梅·····	一六五
恐怖·····	石評梅·····	一六八
荒丘·····	石評梅·····	一七三
雪夜·····	石評梅·····	一八〇
浪漫派文人·····	柳眉君·····	一八五
新式海上公寓·····	柳眉君·····	一八九
老婆婆·····	柳無垢·····	一九三
隣屋·····	柳無垢·····	二〇一
於海濱·····	王春翠·····	二〇八
我的立體像·····	王春翠·····	二一一
春雨·····	王瑩·····	二一六
剪秋羅·····	王瑩·····	二一九
吃蟹·····	王浩英·····	二二四

在小朋友的隊伍裏·····	王浩英·····	二二七
金色的戀思·····	綠 葉·····	二三三
瑣屑的思想·····	錢香濃·····	二三七
意外·····	余季美·····	二四〇
愛神的鰓鰂·····	徐 秀·····	二五一
海濱的秋宵·····	陳醉雲·····	二五五
旱市·····	彭雪珍·····	二六〇
我的母親·····	玫女士·····	二六二
明湖泛漣·····	琛 如·····	二六八
一年前的生活·····	S Y·····	二七〇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

笑

謝冰心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帘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會……！』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台下想，默默的想。

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脚

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烟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現出一重心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游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縈在一起。

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夢

謝冰心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同一夢罷了！穿著黑色帶金錢的軍服，佩着一柄短軍的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慢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會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

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了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性情：五色的絲綫，是能做成很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鎗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簫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顛簸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子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特立倚槍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也，——「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啊！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什麼？她安于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也是無聊啊！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笳；但與其說她是喜歡聽，不如說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

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海上

謝冰心

誰會在陰沉微微雨的早晨，獨自飄浮在巖石下面的一個小船上的，就要感出宇宙的靜默淒黯的美。

巖石和海，都被陰霧籠蓋的白濛濛的，海浪仍舊緩進緩退的，洗那巖石。這小船好似海鷗一般，隨着拍浮。這濃霧的海上，充滿了沉鬱無聊——全世界也似乎和她都沒有干涉，只有我管領了這靜默淒黯的美。

兩隻槳平放在船舷上，一條鐵索將這小船繫在巖邊，我一個人坐在上面，到也絲毫沒有懼怕，——縱然隨水飄了去，父親還會將我找回來。

微塵般的霧點，不時的隨着微風撲到身上來，潤濕得很，我從船的這邊，扶着又走到那邊瞻望着，父親一定要來找我的，我們就要划到海上去。

沙上一陣脚步響，一個漁夫，老得很，左手提着筐子，右手拄着竿子，走着便近了。

雨也不怕，霧也不怕，隨水飄了去也不怕；我只怕這老漁夫，他是會誑哄小孩子，去賣了買酒喝的。——下去罷，他正坐在海邊上；不去罷，他要是捉住我呢；我

怕極了，只堅坐在船頭上，用目光逼住他。

他漸漸抬起頭來了，他看見我了，他走過來了；我忽然站起來，扶着船舷，要往岸上跳。

「姑娘呵；不要怕我，不要跳，——海水是會淹死人的；」

我止住了，只見那晶瑩的眼淚，落在他枯皺的臉上；我又坐下，兩手握緊了看着
他。

「我有一個女兒——淹死在海裏了，我一看見小孩子在船上玩，我心就要……」

「我只看見他，——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淚，却又不言語。」

深黑的軍服，袖子上幾圈的金綫，呀！父親來了，這裏除了他沒有別人袖子上的金綫還比他多的，——果然是父親來了。

「你這孩子，陰天還出來做甚麼？海面上不是玩的去處！」我仍舊笑着跳着，攀着父親的手。他斥責中含有慈愛的言詞，也和母親催眠的歌，一樣的溫煦。

「爹爹，上來，坐穩了罷，那老頭兒的女兒是掉在海裏淹死了的。」父親一面上

了船，一面望了望那老頭兒。

父親說：『老頭兒，這海邊是沒有大魚的，你何不……』

他從沉思裏，回過頭來，看見父親，連忙站起來，一面說：『先生，我知道的，我不願意再到海面上去了。』

父親說：『也是，你太老了，海面上不穩當。』

他說：『不是不穩當，——我的女兒死在海裏了，我不忍再到她死的地方。』

我倚在父親身畔，我想：『假如我掉在海裏死了，我父親也要拋棄了他的職務，永遠不到海面上來麼？』

漁人又說『這個小姑娘，是先生的……』父親笑說：『是的，是我的女兒。』

漁人囁囁着說：『究竟小孩子不要在海面上玩，有時會有危險的。』

我說：『你剛纔不是說你的女兒……』父親立刻止住我，然而漁人已經聽見了。

他微微的嘆了一聲『是呵！我的女兒死了三十年了，我只恨我當初爲何帶她到海上來。——她死的時候剛八歲，已經是十分的美麗聰明了，我們村裏的人都誇我有福

氣，說龍女降生在我們家裏了；我們自己却疑惑着；果然她只送給我們些眼淚，不是福氣，真不是福氣呵！』

父親和我都靜默着，望着他。

『她只愛海，整天裏坐在家門口看海，不時的求我帶她到海上來，她說海是她的家，果然海是她永久的家。——三十年前的一日，她母親回娘家去，夜晚的時候，我要去打魚了，她不肯一個人在家裏，一定要跟我去。我說海上不是玩的去處，她只笑着，纏磨着我，我拗她不過，只得依了她，她在海面上樂極了。』

他停了一會兒——霧點漸漸的大了，海面上越發的陰沉起來。

『船旁點着一盞燈，她白衣如雪，攀着帆索，站在船頭，凝望着，不時的回頭看着我，現出喜樂的微笑。——我剛一轉身，燈影裏一聲水響，她……她滑下去了。可憐呵！我至終沒有找回她來。她是龍女，她回到她的家裏去了。』

父親面色沉寂着，囑咐我說：『坐着不要動。孩子！他剛纔所說的，你聽見了沒有？』一面自己下了船，走向那在巖石後面嗚咽的漁人。濃霧裏，她的父親，和我的

父親都看不分明。

要是他忘不下他的女兒，海邊和海面却差不了多遠呵！怎麼海邊就可以來，海面上就不可以去呢？

要是他忘得下他的女兒，怎麼三十年前的事，提起來還傷心呢？

人要是回到永久的家裏去的時候，父親就不能找他回來麼？

我不明白，我至終不明白。霧點漸漸的大了，海面上越發的陰沉起來。

誰會在陰沉微雨的早晨，獨自飄浮在小船上面？——這濃霧的海上，充滿了沉鬱無聊，全世界也似乎和她都沒有干涉，只有我管領了這靜默黯淒的美。——

在京東

謝冰心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神戶

二十早晨就同許多人上岸去，遠遠地看見錨山上那個青草栽成的大錨，壓在山半，青得非常的好看。

神戶街市和中國的差不多，兩旁的店鋪，却比較的矮小。窗戶間陳列的玩具和兒童的書，五光十色，極其奪目，許多小朋友圍着看。日本小孩子的衣服，比我們的華燦，比較的引人注意。他們的圓白的小臉，烏黑的眼珠，濃厚的黑髮，襯映着十分可愛。

幾個山下的人家，十分幽雅，木牆竹窗。繁花露出牆頭，牆外有小橋流水。——我們本想上山去看雌雄兩瀧，——是兩處瀑布。往上走的時候，遇見奔走下山的船上的同伴說時候已遲了，我們恐怕船開，只得回到船上來。

上岸時大家紛紛到郵局買郵局寄信，神戶郵局被中國學生塞滿了。牽不斷的離情！去國剛三日，便有這許多話要同家人朋友說麼？

回來有人戲笑着說：『白話有什麼好處？我們同日本人言語不通，說英文有的人又不懂。寫字罷，問他們「那裏最熱鬧？」他們瞠目，莫知所答，問他們「何處最繁華？」却都恍惚大悟，便指點我們以熱鬧的去處，你看！』我不覺笑了。

二十一日 橫濱